

认知参照点理论视野中的认知机制和语用效果

张玉梅,韩卫红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利用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的产出和理解开展认知研究,能更加充分、具体地解释各种语言现象。以认知参照点理论为框架,探讨语言使用过程中,参照点选取的认知理据及语用效果。从参照点到目标实体是一个动态的意义建构过程,要依赖语篇语境进行识解;同时在特定场合下,参照点的使用可委婉的表达发话者的意图,最终听话人根据语境进行推理并与说话人合意。

关键词:认知参照点;动态建构;语篇语境;语用效果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2)04-0089-04

一、引言

“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上同属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经验主义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皮尔斯符号学和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1]二者是出自同一源头,流向渠塘的“活水”。因此这两股“活水”的交流及融合将是必然趋势。在真实的话语交际过程中,发话人和听话者“根据已固化在语言体系中的人类基本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经验,来表达和理解话语的字面意思,会话含义及特殊效果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认知为语用提供了可能性,语用为认知提供了现实性。”^[2]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的维度上,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关系都非常紧密。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语用与认知结合型研究最为突出,占18%^[3]。“认知语言学作为一种研究语言的认知范式,其经验观、突出观和注意观可为语用现象的研究提供可借鉴的视角和理论参照点。”^[4]1999年,熊学亮^[5]在其著作《认知语用学》中,将认知语用学看成是普遍语用学的一个分支。他提出认知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对典型语用过程或场合的知识,这种知识从语用经验中抽象出来后,通过某种升华,已经存入人的长期记忆知识结构。显然,这里他对认知语用作了一个广义的解读,而非普遍意义上所指称的“关联理论为基本运作模式的语用研究”^[6]。认知语用学作为母范畴普遍语用学下的一个子范畴,它

与认知语言学的接口自然成了题中应有之意。陈新仁认为,这种在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框架下,对语言交际开展的认知研究为“新认知语用学”^[2]。他指出新认知语用学的基本特点是在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考察人们的认知能力、认知经验、认知方式等如何影响话语的产出;探讨话语理解的认知特点、推理过程、制约因素等。这种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认知语用研究比认知语用学的认知观更有包容性。“认知语用学忽略了人类认知的大部分,认知能力不等同于符号的心理运算能力。意义不仅是对符号的心理运算的结果,而且扎根于人类的所有认知经验: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和身体的。”^[7]国内外的学者在语用研究方面,都从认知语言学理论中吸取养分,为了更加充分地解释各种语言现象,如 Panther^[8]、Hernandez^[9];国内的像魏在江^[10]、王寅^[11]、李从禾^[12]等。本文作为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认知参照点理论出发,解释语言使用中参照点选取的认知理据及语用效果。

二、基于认知参照点理论的语用研究

我们将在认知参照点理论的关照下,解释语言使用中参照点选取的认知理据及语用功能,意在说明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能更加充分地解释言语的产生和理解、语用推理及会话含意。

1. 突显观

在探讨认知参照点理论之前,笔者先从认知语

收稿日期:2012-06-11

作者简介:张玉梅(1988—),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言学的突显观着手。我们有确定注意力方向和焦点的认知能力,这是形成突显原则的认知基础^[13]。例如:人群中,那个穿着打扮较特立独行的人,往往成为我们聚焦的对象;天空中的飞鸟,雄鹰相比静止的树木,更能抓住我们的眼球。这也是为什么各类商业广告或慈善机构更加偏爱名人作代言。“突显观的本质是人在认知和经验外界事物和内部感受的过程中,必然是感觉器官对认知对象进行感知,而感知过程必然要受到感知对象的属性如大小、轻重、远近、颜色、材料等的影响。突显包括客观突显和主观突显。”^[13]就认知对象而言,由于自身特点的不同,认知对象的有些部分可能突显,有些非突显。比如证件照,都是脸被定格在相框里,因为相对于其他身体部位,脸是最突显的部分。如果认知主体即信息组织者,不走寻常路,把焦点聚焦在非突显的点上(常规看来),这就是认知主体的主观选择,用言语表达出来,就是主观突显。

在认知语言学中,突显是划分词类、分析句法等的主要依据之一。“语法构造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讲话者对周围环境进行概念化过程的反映,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显程度决定的”^[14]¹²。突显的参与者或信息,往往置于主语的位置,不很突显的主体就成为宾语或状语等其他成分。

例1 Recent improvements and developments of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re given.

这是一个典型的名词前置的句子,像这类科技文章,作者经常将主语所包含的全部内容置于句首,以易于引起读者的注意,使读者可迅速地捕捉到主语所要传达的全部信息。因为句首通常是最醒目、最突显的位置。

Ungerer等^[14]³⁸认为当今认知语言学主要有3种方法表征:经验观、注意观和突显观。其中突显观包括图形——背景理论,认知参照点理论等。同时他们指出:突显即对语言所传达信息的取舍和安排,这种语言现象超越了逻辑推理和客观性,是人类主观认知的结果;意义最主要的方面是人的解释,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即人们认为哪些成分是突显的。人们对参照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语义突显决定的。

2. 认知参照点理论阐释

认知参照点模型由 Rosch 在研究原型范畴时首次提出,后来由 Langacker 进一步地阐释。CRPM 理论的构想是:由于各感知实体的突显程度不同,有些实体相对于其他实体更易于定位。这些实体对观察

者来说显而易见,而感知其他实体则需要付出较大的心智努力。因此,这些突显的实体便被选为参照点,通过它们来感知其他实体。一个认知参照点可激活一个相关的心智空间,即该参照点的领地,在领地内认知主体通过参照点沿着一定的心智路径与目标进行心理可及,即对目标实体进行概念化^[12]。Langacker 用夜空现象生动地阐释了认知参照点:夜晚的天空繁星点点,如何从满天的星星中找到一颗我们要找的星?观察者往往先确定一颗明亮的、容易找的、突显的星,以此作为认知参照点,从它出发来找到我们的目标^[11]。从著名的“花瓶—脸”的实验^[14]¹⁵⁷就能清楚地洞察图形—背景的动态性特征。

3. 认知参照点的动态意义建构过程

通过对认知参照点理论的解读可知,对目标实体的识解和概念化的过程即是从参照点出发,经由一定的心智路径对目标进行心理可及。而“动态性与时序性是概念结构固有的基本特征。概念化的过程是动态的,它随时间展开而发展”^[10]。由此可推理:从认知参照点到具体目标的概念化过程或解读过程也是动态的。Langacker^[15]认为主要靠语境和常识,对这一动态过程进行识解。而吴淑琼等^[16]进一步指出:“认知参照点模式只是概括了人的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从参照点到目标的操作过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柔韧性,对具体的语言现象,其操作性比较模糊”;他们提出“要对认知参照点模式进行细化,从认知参照点到目标的解读是一个以作为参照点的实体的本体义为基础,受到句内语境和语篇语境制约的动态建构过程”。本文也将采纳后者的观点,进一步阐释认知参照点的这一动态意义建构过程。

例2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这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余光中的《乡愁》。作者借用“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具体的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了,变成具体可感知的物象,以此来表达作者渴望与亲人团聚,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整首诗歌以时间起语“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为认知参照点,将信息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一气呵成的诗篇。而在4个小诗节中,作者又分别以4个具体的实物为认知参照点,对抽象的“乡愁”这一目标进行感知,可及。本文将重点论述作为隐喻中源域的“邮票、船票、坟墓、海峡”是如何为目标域“乡愁”提供认知参照点的;并且从参照点到目标实体的过程是如何建构的。

Lakoff等^[17-18]学者在研究语言中存在的大量隐喻时,发现很多隐喻都是以具体的身体体验来比喻抽象的道理。Lakoff等^[18]认为由人类、动物、植物、复杂物体、自然物理事物所组成的“存在大链条”的基本特点是:它们能相互类比,互为认知参照点,由此构建的隐喻秩序体现了人们序化混沌,建立宇宙秩序的认知努力。在这首《乡愁》中,小时候,作者将乡愁寄托在给家人的书信里,所以将乡愁比喻为邮票;这里“邮票”即是认知主体与目标概念“乡愁”建立心理联系的概念化图示。通常“我们倾向于谈论对我们具有最大的认知突显度的实体。所以经常我们通过提及突显的、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来激活一个不是那么显著或者难以命名的事物。”^[12]具体的物象“邮票”相比于抽象的,不易识别的“乡愁”更具突显性,所以“邮票”即是概念参照点,通过它能使我们建立起对另一个实体“乡愁”的心理接触。那么这一心理接触的过程是如何建构的呢?众所周知,邮票是粘贴在信封上,供寄递邮件的邮资凭证。这个名词的本身义为目标的识解奠定了基础,可帮助我们唤起该实体的激活区。再者,在具体的诗篇语境中,小时候,由于国家政策的关系,只能通过书信的形式,用一枚“邮票”承载厚重的乡愁,正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蕴含了中国人民沧桑的苦难与无尽的思念。“从参照点到目标是一个依次推进的过程:首先,作为参照点的名词的本身义为识解目标实体提供了原材料;当参照

点置于具体的语境中,参照点的辖域进一步细化”^[16],能准确地定位目标的心理地址。同理:在第二、三、四诗节中,具体的物象“船票、坟墓、海峡”也都分别作为认知参照点,经由心智路径对“乡愁”进行心理可及。到了中年,已经成家立业的余光中,依然不能摆脱隔岸的束缚,海上旅途的漫长取代了甜蜜温馨的婚姻生活,一张张船票割断了相思梦;再后来,回去探望老母亲,可母亲却在等待中被一撮刺眼的黄泥永久地掩埋在了故土里,这方“坟墓”成了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而如今,所有海外游子的心声用一湾浅浅的海峡展现给了祖国同胞。由“邮票、船票、坟墓、海峡”4个认知参照点勾勒的4幅生活画面,与目标概念“乡愁”搭建了4条心智路径,以此将对母亲、妻子、祖国的思念,眷念熔为一炉。

三、认知参照点理论的语用效果

“认知参照点最重要的特征是心智性。认知参照点是心智中的聚焦潜势,它可激活参照点辖域中的任何概念,因此这个认知参照点不一定就非得以确定的词项出现在上下文中,它可仅存于人们的心智之中。”^[11]因此,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察觉不到它,“认知参照点是隐性的,也需要通过人们的认知努力加以唤醒”^[10]。“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长期影响、涵化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悟性、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及认知心理。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中就是汉语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逐步形成一种注重内在关系、注重隐含关系、导致汉语模糊关系的语言特点。”^[19]如:我们想劝诫某人不要做某事时会说,“你这是在自掘坟墓”。这里“自掘坟墓”用于给听话人提供认知参照点,给他指点迷津,为他“拨开云雾见青天”。像这种以成语、典故或借他人口吻旁敲侧击的话语方式为认知参照点,而非“直接点击目标概念,以彼代此,运用迂回策略,避免了直言其事,顾全了双方的面子”^[20]。认知参照点的这一功能和语用学的目标不谋而合。因为语用即是运用一种隐含的话语方式传达语用信息,“它强调的是一种互动理解,强调说话者认为接受者有足够的智力,经验和可以分享的默会知识来形成最终的合意和沟通”^[21]。接下来,笔者将以实例阐释认知参照点的这一语用效果。例3是中唐诗人朱庆余的七言绝句《闺意献张水部》,此诗以女性口吻询问自己的政治前途,以“新妇询问丈夫,自己见公婆时的装扮是否合时宜”为参照点,对目标“询问官水部郎中张籍,自己的作品是否符

合主考的要求”这一心理地址进行心智可及。

例3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作为一名应试的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政治前途的一场考试，这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乃是和女孩出嫁一样的终身大事。作者采用迂回策略，以此代彼，顾全了面子，又传达了自己的意图。这里的参照点是隐性的，没有明确的词项可参照，需要靠认知努力去唤醒。“我们要根据认知语境，加以推导和理解，而这种多付出的努力必然会带来语境效果的丰厚回报，从而更好地理解语言和进行言语交流，也可更好地领略语言的魅力”^[10]。

四、结语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参照点理论为指导，解释了语言使用中参照点选取的认知理据和语用效果。参照点的选取是以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为原则的；在话语中，从参照点到目标对象的心理路径是动态的意义建构过程：以参照点的本体意义为基础，再进一步通过语篇语境，对作为心智地址的目标进行识解。在特定的场合中，发话人需要借助一些典故或他人人口吻来委婉的达意，此时参照点是隐含的，需要听话者付出认知努力去解读，并和发话人达成共识；正由于它的隐含性，才使双方保存了面子，达到了语用效果。

参考文献：

[1] 郭鸿. 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同源和互补性[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8 (1):1-4.

[2] 陈新仁. 新认知语用学: 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认知语用研究[J]. 外语学刊, 2011 (2):40-44.

[3] 钟茜韵. 国内语用学研究: 现状、路径与展望——对2008—2010年8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实证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4(1):84-88.

[4] 江晓红. 语用研究的认知语言学视角[J]. 中国外语, 2006 (6):33-37.

[5]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2.

[6] 何自然, 冉永平. 关联理论: 认知语用学基础[J]. 现代外语, 1998 (3):92-107.

[7] SWEETSER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s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16-23.

[8] PANTHER K, THORNBURG L.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ferencing in convers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8 (30):755-769.

[9] HEMANDEZ P, MENDOZA F R. Grounding semantic motivation and conceptual interaction in indirect speech act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2 (34):259-284.

[10] 魏在江. 认知参照点与语用预设[J]. 外语学刊, 2008 (3):93-97.

[11] 王寅. 认知参照点原则与语篇连贯[J]. 中国外语, 2005 (5):17-22.

[12] 李从禾. 认知参照点模型及其语言体现[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 (2):10-14.

[13] 王寅. 认知语法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14-20.

[14]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15] LANGACKER R W. Metonymy in grammar[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04 (6):2-24.

[16] 吴淑琼, 文旭. 逻辑转喻的动态意义建构模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 (3):7-11.

[17]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56-61.

[18] LAKOFF G,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63-87.

[19] 张辉. 地理环境与英汉语言思维顺序差异考量[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1):100-104.

[20] 蒋勇. 特别概念与认知参照点[J].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2 (2):1-5.

[21] 杨莉莉. 当代艺术的挪用: 西方时尚广告的视觉语用学转向[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2):114-118.

